

1933年

北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第十四期

目錄

本週政治述評

(一) 宋子文氏歸來

(二) 黃河水患

(三) 灤河左右之匪禍

羅文幹氏赴新與西北問題

黎天才

中日外交新動向

學康

流亡之聲

董博仁

(一) 畢竟不如朝鮮人

(二) 這是一個象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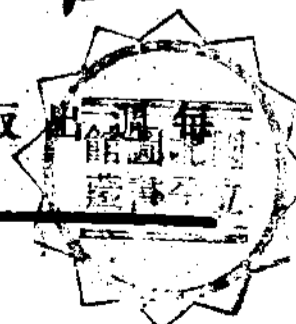
弟兄(小說)

苗志周

閒話

北方論

每週出版一次



本刊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東安市場華盛書店	前外青雲閣內	佩文齋	●杭州	琉璃廠現代書局	●廣州	現代書局	●漢北	現代書局	●牛橋	中華書局
●西單	商榷青年書店	●新	民路	●新	民路	●新	民路	●新	民路	●新	民路
●丹桂	商榷岐山書店	●和	平書店	●新	光書店	●新	華書店	●新	華書店	●新	華書店
●志	遠書店	●新	光書店	●新	華書店	●新	華書店	●新	華書店	●新	華書店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九月一日出版

北方論社發行

本刊特別啓事

本刊自本期(第四十九期)起，改訂編例，刷新內容。純粹政論性質之文字於可能範圍內力求數量上之減縮，即以所餘篇幅發表關於一般社會問題及世界思潮之撰述。所有撰述敘事期其詳盡，批判期其深切，行文復以雋永幽默為主。文藝一欄由專任社員逐期撰稿，社外來稿亦所歡迎，至本刊對於國家政治生活為詳審研討之立場則依然不變；想讀者必以先覩為快也。此啟。

中國國防問題

黎天才著之帝國主義砲火下之中國國防問題一書，出版以來，風行遐邇。全書凡廿萬言共分七章：(一)目前國際形勢與中國國防問題之根本任務(二)世界軍國主義之發展與各國關於大戰之準備(三)

中國國防建設之根本問題(四)中國國防與軍備問題(五)中國國防之攻守形勢與邊防問題(六)中國國防之物質基礎及財政問題(七)結論——全書的回顧——在以上七章中共分三十六節，旁徵博引，面面俱到，不祇關於中國國防建設有驚人的貢獻，即新中國制度的改造，國策的決定，亦有獨到之論列。「中國走向那裏去？」這是中國民族目前苦悶中之大疑問，著者關於此中理論的實際的，都有真實負責的闡明，當此國難日深之時，亟須人手一編。此書不僅可為國防建設之張本，尤可採用為軍事學校及軍隊中之教材，存書無多，購者從速。

總發行處：北平西長安街石碑胡同二十一號。

本週政治述評

(一) 宋子文氏歸來

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宋子文氏，於本年四月應美總統羅斯福氏之請，代表中國政府出席於華盛頓關於世界經濟問題之會議，以後又出席於倫敦之世界經濟會議。宋氏在華盛頓的時候，曾與美總統商定美金五千萬元棉麥大借款，以爲中國建設之用。在歐洲又與國聯商定積極推行對華技術合作，以使中國建設得有先進各國之技術上的援助。往返四閱月，於上月二十九日歸抵滬上，中國京滬各地舉行盛大之歡迎會，一致承認宋部長此次勞苦功高，對於中國民族國家有非常重大之貢獻，這自然是近年來中國政治史上所絕無僅有的事。關於一般歡迎者所持的論調，各歡宴席上漂亮的演辭，報紙已有記載。我們在這裏不必複述。我們在這歡迎宋子文氏的熱潮中，却希望所有歡迎者與被歡迎者都要注

意於宋氏歸國之後的當前問題之應付。

我們可以用幾句簡單的話來說明我們對於宋子文氏此次在歐美所作的事業之估價。宋氏所參加之世界經濟會議，已經完全無結果不歡而散，這一點是必不可再提的。宋子文氏此次在海外之最大的成功，第一即爲成立美國棉麥五千萬元之大借款，第二即爲成立國聯對華技術合作委員會，宋氏今日之所以受京滬許多人士的歡迎，也就因爲宋氏所成就的這兩件事。但是，我們根據於現在民族國家的利益，根據目前中央政府統治全國的利益，應當請宋子文氏及其歡迎者必須加以嚴重注意的，就是這兩件事之爲功爲罪，直到今日，還不能作匆遽之肯定。我們當然希望這兩件事成爲宋子文氏此行之莫大的功勞，這樣也可以使民族國家及中央政府取得相當的收穫。但是，這兩件事也同時具有很大的危險性，它可以成爲宋子文氏之莫大的

過失，可以使民族國家及中央政府遭受很大的災禍。我們不能不於宋氏歸國之初，將這兩方面的形勢都加以應有的說明。

美國棉麥大借款確可以給與中國政府以大批現金，中國政府可以利用這一大資本以進行國內的經濟建設，這樣，中國國家可以取得很多的利益，中央政府的地位也可以大見鞏固，這便可以成爲訂立借款的宋子文氏之莫大的功勞。但是，這裏有另外的危險存在着，萬一發生意料以外的形勢，便可以使民族國家及中央政府都遭遇莫大的不利。第一，美金五千萬約合中國國幣一萬八千萬元，這一巨大數目的棉麥運至中國以後，中國如何行銷？如不廉價出售，則不能抵制海關上之通常的棉麥入口，如售價過廉，又必然使去年已經非常嚴重的穀賤傷農的現象更加嚴重。第二，棉花至中國以後，中國商人將要求政府賒欠，或以最低的折扣售與中國商人，這樣，中國政府將要在折扣及利息上遭受

很大的損失。但日本商人却準備以稍高的價格向中國政府收買，欲挾其較雄厚的實力來壓迫中國廠主，現在已經備補了中國政府已將第一批棉花賣與日本商人的謠言。這必然要造成政府及中國棉織廠主之非常嚴重的矛盾。第三，在所謂棉麥全部化為現款以後，這些現款是否能用於生利的建設事業，自今日看過去，絕不能謂為已有堅強保證。最近報載，政府已經批准一千八百萬元為剿赤治標治本費，其他如韓復榘氏要求急賑山東水災，宋哲元于學忠二氏要求救濟冀魯兵災，楊虎城邵力子二氏要求救濟陝西旱災。將來教育界要求改進教育，海軍界要求擴大海軍，這裏絕沒有一個人不會言之成理，我們看政府是否真有勇氣以排除一切實力派系的要求？棉麥借款的幾分之幾真能用於生產建設事業之上？又三年以後，能否有付息還本的能力？政府如若不能保證這些現款絲毫不用於生利事業以外，那麼，轉瞬三年期滿，政府只有將全國許多權利抵押

於外人，而實際建設事業依然一籌莫展！所以，大借款之為功勞抑為過失，這在今日還一點也不能斷定。

國聯對華技術合作問題是一樣的，就好的前途說，可以供給中國以衆多的建設人才。可是，在我們國家政治現狀這樣紊亂的今日，在我們主權後盾這樣薄弱的今日，在目前世界帝國主義都瘋狂似競爭殖民地市場的時候，我們在他們的技術人才已經大批參加中國各種實業財政的機關以後，又怎樣能保證他們不成爲對於中國經濟之變相的共管呢？自然，這些危險的前途是存在着，但我們並不因此而輕視了宋氏在歐美的活動仍有着對於中國有利的前途，這也只在我們的努力如何而已。這樣說來，宋子文氏及其歡迎者應當擔負更大的責任，以與一切可能的危險前途相抗爭！

(二) 黃河水患

今年黃河大水，據一般人傳述，爲近百年來所未有。沿河下游數省，官民

乃至駐軍實行總動員，搶護堵塞，夜以繼晷，這是一幕。兩岸居民生怕在附近決口，提心吊胆。不幸水終來到跟前，淹沒了自己的一切，毀滅了自己的一切，有在水深數尺中站在屋頂等候救援的，但是不能說救援一定可以應時而至，這又是一幕。水患消息各新聞紙儘量登載，一般讀者由此得到關於水患的簡單概念，執筆爲文的社論家也抓着好題目，無論是批評或建議，務求自圓其說，動人聽聞。像黃河氾濫一樣，國內關於防治黃河的輿論也奔騰澎湃起來，這又是一幕。這三幕劇同時扮演，除開讓被患區域支付生命財產上之重大代價以外，但又充分暴露了國人對於當前嚴重困難之應付完全無能爲力的弱點。黃河爲患我民族有數千年之經驗，在科學的水利知識未輸入以前，所有防災努力集中於修填固堤防其潰決。至科學的水利知識輸入以後，外國水利專家且有專以精黃爲其水利研究之對象的，國人果然切實地利用這些輸入的知識，易堤防而爲

疏導，則黃河爲患或者可以永遠減免。堤防是一種辦法，疏導也是一種辦法。獨有既不疏導復不固堤防，徵幸黃河不至盛漲，這却不成爲一種辦法。疏導用鉅量的人力財力，豈非在一二年之短時期內所可一蹴而就。近今一般人的建設熱似乎集中於南北數大城市，而着眼於馬路之修築，公園之開闢等等。也許現在中國之有限的人力財力僅容許國內建設家從事於這一類的建設。所以如疏導黃河的工作必須暫時擱置。不過疏導既不能，固堤實不容許稍事懈怠。清朝重視河工，遠過今日。河工專員指揮防禦工作，情緒像軍官帶兵同強敵作戰一樣緊張，不幸河決也與帶兵的軍官打了一個敗仗相似，不免遭受極嚴重的懲罰。清朝河工專員確曾認識本身所負責任之重大，對於預防水患，不敢稍事疏忽，這種精神我們現在再見不到了。國家網紀近年以來本應虛表現空前的廢弛，河工機關於此也不爲一個例外。或者今年河水盛漲果爲百年以來所未有，任堤防

北方公報

本週政治述評

如何鞏固，亦不免於潰決之患。但是堤防多一分鞏固，即沿河各省區與水爭地多一分力量，這可以減輕人民生命財產之損失。過去半月間事實告訴我們：黃河水利委員會不能應付非常事變，等到險象環生或業已出險的時候，還須由中央地方政府直接商籌搶護計劃。水火之爲患都不與人以迴旋時間，事機應付稍遲，已經闖下滔天大禍。我們可以說，中央及地方間所構立的計劃只能爲事後之補救，所有預防方案必然完全不能適用。在這種形勢之下，地方政府惟求所轄區域內避開最大的迫害，雖因此使鄰境的損失爲之加重，亦所不惜。從這一點上說，黃河恍似一條國際河流。至許多生命，無量財產盡付東流以後，雖有輿論界洞隙利害，詳言得失，這於既成的事實沒有任何裨益。而且對於眼前的事變，竭力鋪張論列，在事變前後，每每隻字不提，這正是我國輿論界不健全的現象。國難未發生前，輿論界曾有幾人意識到國家處境之艱險？拮据協定

簽署後，又有幾人加意將國家所遭遇之屈辱，時時向國人痛切陳述？沒有這見，沒有毅力，屈服於既成的事變之前，好了瘡疤忘了疼，這些已經成爲國人的通病。國難從這裏發生的，黃河水患也是從這裏發生的。

(三) 灤河左右之匪禍

灤河流域目前成爲盜匪世界，這或者是關內失地收復後最嚴重的問題之一。目前秦皇島正被匪人盤踞，向商民等勒索鉅款。灤縣縣長帥領警察剿捕匪衆，但因衆寡不敵，陷於匪人重圍中，能否脫險，尚在不可知之數。玉田縣長被僞軍痛毆，且被牽出遊街，以爲不能竭力支應僞軍者戒。其餘如榆關，灤縣，唐山，興隆，密雲等地，日軍多方刁難，企圖破壞我方行政權警察權之行使，則猶爲外交問題，較易獲得解決端緒。最難處之估計，現時出沒於津東，冀北一帶之匪衆，不下五萬餘人。灤縣附近山中結成幫夥之匪約在二萬人以上，

三

武器除步槍匣槍外也有機關槍小鋼砲，此則因張縣長的就是這夥匪衆的一部分。我們以爲冀河左右之匪人，如兼係零星小股，則勦滅雖非易事，尙不爲完全不可能。獨在匪衆衆有相當聯絡與組織之後，而欲以微弱之警察力量恢復當地之安寧秩序，這大概要成爲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不消說，匪衆之大部由偽軍紛紛而來。李際春部由唐山運往馬廠時，據報載中途逃走者殊不在少，這些人自然投入匪群，這那槍槍綁架的生活。在偽軍心目中，退往關外，或被

中國收編遣散，都不是光明的出路，最光明的出路是留在原地爲匪。他們受過軍隊的訓練，又有着作匪的志氣，中國派去縣長和警察，他們那會放在眼裏？我們此刻很耽心津東冀北一帶的保安警察不久要遇到所有五萬餘匪衆的聯合抵抗或挑釁，使着中國的行政權警察權在名義上也無法繼續維持。像這樣，關內地居民的接收等於不接收，而且自關內失地居民之實際利益上說來，接收又不如不接收。這種弊害，在塘沽協定成立的時候，我方負責人員，當然也曾料及，

不爲保全華北半壁，不願因小不忍致亂大謀。如今錯誤業經鑄成，我們正不必徒然追悔。現在的事實是冀河左右處爲盜匪的世界，我們應當就這既成的事實趕速籌思糾正或補救之道。冀東居民及縣長警察目前皆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我們應當早日救得他們出來。警察的力量如證明過於薄弱，我們可以向日軍當局協議其他勦匪有效的策略。這件事比辦戰區急賑貸款等事，十倍百倍地較爲重要了。



羅文幹氏赴新與西北問題

黎天才

在新疆發生變亂遷延半年而未能解決的時候，在全國上下高呼開發西北歷有年所而迄無具體建樹的時候，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羅文幹氏毅然命駕，遠征萬里，親赴新疆，這一事件在中國現今政治生活中，完全代表中國政府解決中國內政外交問題之一種最積極的努力，它與宋子文氏此次遠赴歐美是有着同樣之嚴重政治意義的。在這一事件中，我們除了對於羅文幹氏之個人的勇氣與毅力表示非常欽佩之意以外，對於羅氏此行之政治任務更願有所論列。近日全國對於西北問題之研究日趨熱烈

，因羅文幹氏此次之西行必將受一更重大之激動，使着全國今後對於西北問題必然還要加以更大之注意。我們希望全國民衆對於西北問題的注意應由研究而逐漸轉入實行，我們希望羅文幹氏之西行，就成爲這個轉變之出發點，所以我們在這裏對於當前西北問題之基本工作願作一種較爲具體的建議。

羅文幹氏此次西行，絕不應只有「代表政府，宣慰邊疆」之虛偽的官樣的任務，還不僅對於西北問題的解決沒有任何實際的幫助，而且一切所謂宣慰與視察，在今日都必然僅只暴露

中央政府對於西北統治能力的薄弱，將與黃慕松氏遭受着同樣失敗的結果。當然，中央政府深知黃慕松氏失敗之原因所在，羅文幹氏自身也是在黃慕松氏失敗中而自告奮勇前往的，這樣，政府應當一變昔日派遣黃慕松出發時所採取的路線，應當使羅文幹氏攜帶着非常實際的解決西北問題的任務。同時，羅氏本身也應當力求不虛此行。

近年以來，中國內政外交形勢的惡劣，使着中國政府對於邊疆問題都未能加以任何的注意。所以，在今日提出關於西北問題，則覺得其所關係的內容非常複雜。第一，西北為中國的邊防省區，介於英俄兩大強國勢力之間。英國雖來對於新疆蓄藏着很大的野心；俄國無論在經濟與政治之實際生活上，也對於新疆保有超於中國之上的統治力。憑新疆一省的力量，無論如何並不能應付新疆之國際環境，目前新疆對於外人之一切經濟文化的侵略，都有完全聽其自然發展的形勢。這是新疆之外交問題。第二，新疆幅員廣大，人口稀少，產業未曾開發，物質條件異常落後，這樣不僅使新疆較之英俄強鄰遠乎其後，便是對於阿富汗等中亞諸國，也不敢與之作任何的比較。現在新疆之一切內外野心家，都正在企圖乘着中國政府統治實力異常薄弱的時候而施行各種陰謀，這裏較之九一八以前的東北形勢，還更為嚴重。這是新疆之國防問題。第三，新疆自八久以前便缺乏對於中國中央政府之經常的正則關係，民國以來，中央政府大抵只是承認新疆之最大的武力領袖為統治新疆之合法

的政權。新疆統治者對於中央不僅儼然自成一軍閥割據的系統，而且就最近的內政外交的形勢說，不啻對中國成爲一對等的獨立國家。這是新疆之行政問題。第四，全國二十餘行省中，惟有新疆之民族最爲複雜，加以中央政令鞭長莫及，於是實際上使着中國政府不能施行任何民族政策，使着新疆各民族間的感情沒有尋着任何改善的途徑。而佔有新疆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回民，他們在宗教上，習慣上，精神上，朝夕受着土耳其阿富汗的影響，甚至懷抱自決的獨立的因而反對漢人的企圖。這是新疆之民族問題。第五，新疆地大物博，礦產豐富，阿爾泰山之金，全世界聞名，天山南北之石油，不僅數量上無從估計，且當地居民以土法開採所得之產品，在質量上遠勝於英美之亞細亞及美孚諸油。但是，雖然寶藏了如此優美的自然財富，而一般人民依然生活於畜牧及農業經濟中，甚至砂糖棉布磁器等粗工業品，也還要依靠於英俄洋貨的供給。這樣，使着全部的經濟命脈都完全操之於外國商人之手。這是新疆之經濟產業問題。第六，新疆距中國內地七八千里，蘭州以西，必須徒步前行。由南京以至新疆，空手往返，最少亦需要四個月的長時間，用相等的時間可以旅行世界四個週匝。若是企圖運兵運貨，這幾乎是不可能的。至少作到近代戰爭中動員復員之迅速敏捷，是絕對地不可能。但是，由蘇俄以至新疆，經土西鐵路轉汽車道以至迪化，却可以朝發夕至。因此，現在中國對於新疆的交通，除飛機以外，已有不能不乞助於蘇俄的形勢。這是新

聯之交通問題。此外，尙有增加西北人口之移殖問題，提高西北文化之教育問題，一切一切，無不非常嚴重，無不急待解決，開發西北的問題之繁複艱鉅，正是由於這些個別的問題共同形成的。

自然，在這些非常複雜的問題之前，而又當着我們全國內政百端待理的時候，我們若希望羅文幹氏此行能對一切問題都與以圓滿的解決，這是一種過分的妄想。這一切問題的解決，必須整個中國國家在精神上物質上人才上都與以很大的助力，而且必須經過相當的時間，然後始有達到目的的希望。這是我們在今日決不能寄望於羅文幹氏一人的。然而，一切偉大的事業都必須自最微小的地方開始，古人所說的「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的話永遠包含絕對的真實。在西北問題之解決前面固然擺着許多重大的任務，可是，羅文幹氏在這一切重大任務前面，當然可以擔負一種先行的倡導的奠基工作。

羅文幹氏此行之具體的任務，政府從未正式宣佈。由於羅文幹氏身為國民政府外交部長，且傳聞在新疆準備與中國駐俄大使顧惠慶氏相會晤，因此，許多人推測羅文幹氏此行必然負着對俄外交之重大使命。中俄復交將及一年，然中俄商約尙未正式商訂。蘇俄與東歐各國締結互不侵犯條約，以及規定侵略國定義之公約，中俄兩國輿論界雖早已有與此相應的醞釀，然至於今日反而寂焉無聞，目前中俄之間，存在着極度的沉悶。蘇俄政府與日偽交涉中東路之出賣，最近新疆變亂中劉盛與蘇

俄之關係，以及因遼東形勢緊張而必然引起的中俄外交問題，所有這些客觀的事實，當然足以助成一般人對於羅氏此次西行之推測，以至相信羅氏或將對於中俄外交關係有重要之舉措。當然，中俄外交之必須更進一步而加以鞏固，羅氏此行對於中俄外交關係必有其不可忽視的責任，這是不容諱言的事。然而，若以羅氏此行所應解決者僅為中俄外交問題，或謂解決中俄外交問題為羅氏此次西行之主要動機，這必然是不完全正確而應當加以懷疑的。

在我們看來，目前中國對於新疆問題的解決，必須注意於此整個問題之各方面，離開這個原則而僅只注意某一方面而努力，則其所忽視的現象必將毀壞已有的成績，因而使其整個努力都變為徒勞無功。但是，在注意於問題之各方面的時候，又必須擇定某一中心問題以為推進其他一切的核心，因而使其他問題都可以在解決此一中心問題的時候，取得同時的進展，這便可以幫助整個任務的完成。目前西北問題之中心並不在於中俄外交問題，而在於新疆與內地之交通問題，中俄外交問題乃是西北問題中比較次要的問題之一。交通問題在西北問題中所以成爲中心問題的原因，不僅因爲新疆一切問題之解決都必須有賴於交通，都必須在交通問題解決後始能產生實效，而且，在我們以交通爲中心問題而努力使之獲得圓滿解決的奮鬥中，我們可以同時促進其他問題的進展，以使整個西北問題都能達到圓滿的解決。

我們所說的新疆與內地之交通問題，就是銜接既成的隴海路與蘭西安，蘭州，玉門，哈密，迪化，以至伊犁的大鐵路，長七千餘里，建築費約三萬萬元。這條鐵路之完成不僅是解決西北一切問題的始基，而且專就整個中國國防與經濟上說，這一幹線也代表着非常重大的價值。今日中國與世界通商之口岸，都完全帶着海港性質，中國海軍力量既異常薄弱，則國際形勢將呈緊張而洋面一經封鎖之後，則中國與世界各國將完全斷絕關係，也就是對外將斷絕一切吐納取給的線路，這是非常嚴重的。即就西北一切物產財富而論，如若新疆大鐵路久久不能興築，那麼，一切物產都完全棄之於地，所謂西北開發到底僅能為一個空洞名詞。此刻我們很難設想新疆大鐵路完成之後，將在我國整個西北領土區域內引起何等重大的變化，我們僅能籠統地斷定：這條鐵路一旦完成，我們的西北會立刻有一個新生命，無論政治經濟教育文化都要生機蓬勃，充滿了新興社會的朝氣。當然，路線之長，建築費之鉅，末嘗不使我們望洋興嘆，但是，這種困難是需我們以奮鬥精神來克服的。國家的地位已經衰落而至今日的形勢，如若依然沒有努力奮鬥的決心，則又豈徒西北鐵路幹線終於無成而已？

目前中國如欲以自身的力量來修築這一條鐵路，自然是非常困難的事，所以欲發展西北交通，中國仍然非借用外資不可。但是，若一考慮目前中國之內外環境，以及新疆大鐵路與目前國際形勢之關係，我們便可以看出，只有蘇俄利於促成這

條鐵路的修築，因為這條鐵路能以大大地縮減蘇俄本部對於遠東海岸的距離，能使歐洲與太平洋的關係益見密切，這對於蘇俄以及國際文化商業都將有着巨大的幫助。再就投資的能力說，蘇俄現正在熱進行其國內建設，第一五年計劃中，總投資額計六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其中鐵路投資亦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三萬萬元之新疆大鐵路建築費，較之其五年計劃中的鐵路投資不過百分之三或五，如若不為其他條件所阻碍的話，蘇俄政府在經濟能力上當可不發生根本問題。同時，我們以中東路之經驗來看，只有以蘇俄資本建設此路的時候，我們才可以實現真正的「中外合辦」，債權不至在鐵路沿線羣有軍事，警察，附屬地，以及其他帶有政治性質的權利。因此我們敢於提議向蘇俄政府請求借款以鋪設長七千餘里之新疆大鐵路。

當然，這不是一個簡單的交通建設問題，也不只是一個對俄大借款問題，這裏面同時包含着中俄外交關係之改善問題。很顯然的，如若中俄兩國外交關係繼續着今日之貌合神離狀態，即便企圖締結一簡單之通商條約，依樣葫蘆之互不侵犯條約，也是非常困難的。果欲進行巨大的合作事業，當然非先使中俄兩國政府開誠佈公，通力合作不可。但是，我們在這裡所要特別說明的，就是我們今日空喊改善兩國外交關係，我們必難得到滿意的成績。我們以為中國此類正可以借建築新疆大鐵路的合作事業，以促進兩國政府的親密與信任。我們僅就簡單的

地理形勢加以觀察，便可以知道，如若新疆大鐵路建築完成，則中俄外交關係將增加數十百倍的鞏固。

自然，有人以為借用俄資以建築新疆大鐵路，所關係於中國之外交形勢者過於重大，因為蘇俄方與英美各國對立，中國為保持對於英美的親交不便單獨以俄資建築新疆大鐵路，或至在國際上引起新的不利於中國的外交形勢。不過這種見解是非常疏淺的。英美各國如若願意與俄國共同投資於新疆鐵路，這當然是一樣為中國政府所歡迎。如若英美不願與俄國共同投資，或俄國不願與英美共同投資，而主張由俄國單獨投資的時候，這依然是中俄兩個獨立國家之應有的主權，而為任何其他國家所不能干涉。猶如美國對於中國之棉麥借款，國聯對於中國之技術合作，不為日本，蘇俄，或任何其他國家所能干涉一樣。進之，在目前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對壘的世界中，中國根據於自己民族國家之獨立自主的利益，在外交上絕不應使自己在任何方面喪失了自由運用的主權。在這種形勢下面，中國絕不應在帝國主義前面担保自己絕不與蘇俄有任何合作，也同樣不應在蘇俄前面作類似的担保。有一於此，中國的地位，便必然遭受赤白夾攻的命運。而且，今日各國都與蘇俄保持着經常的商業及貸借關係，中國因為地理鄰接的原因而要求俄國投資，這當然與對一般國家之經濟合作具有同樣的誠意，任何國家不能加以反對或駁詰。

或者又有人以為俄國既然認定建設本國社會主義為其整個

國家政府的任務，那麼它對於國外投資未必有巨大的熱忱。而且，蘇俄目前正企圖向資本主義國家取得長期信用借款以為其本國建設的幫助，是則蘇俄未必尚有餘力幫助中國。進之，中俄兩國體不同，南京政府對於共產主義絕對敵視，這使着蘇俄政府未必願意給與中國以真實的幫助。這一類觀察當然有其客觀的根據，但是，這些形勢並不是最後決定這個問題的因素。蘇俄企圖訂立國外信用借款，並不因為蘇俄建設資金過於缺乏，但為其對外貿易整理貸借與調濟金融的政策中之應有的設施，這並不妨害蘇俄向中國投資之能力。以新疆大鐵路的工程與長度而論，其所需用的經費不必由蘇俄一時全部支付，其所需要的材料有很多是可以購自蘇俄而自借款內扣除的，借款之一部分也可以用蘇俄商品（如煤油）運至中國市場變賣抵支。至於每次實際支付於中國的現金數目，必然不至成為蘇俄政府之過重負擔。此項借款，中俄兩國政府當然要保證其用於鐵路建築事業之上，這既不是協助南京政府之剿匪軍餉，又不是以這種借款而鞏固中國反共產主義的實力。這完全是對於中國民族經濟之一種友誼的援助，在適當的外交努力與一定的條件之下，這種計劃絕對有全部實現的可能。

我們所以特別如此反覆闡明的，就是因為全部西北問題之基礎，都可以建立於新疆大鐵路一實際問題得着正確的解決上。外交問題是不用說的，如若中俄兩國政府能以實地進行如此巨大之合作事業，則一切西北外交問題，今後自然可以完全進

入一個新階段之中。國防問題也是一樣，只要新疆大鐵路能以完成，中國往返於新疆的四個月的時間可以縮短為四日或五日，一切關於軍事運輸給養問題都可以因之完全解決。至於內政方面，中央政府對於邊疆統治實力的薄弱，中央政府對於邊疆政治的指揮與監督，以及與此相關聯的如民族問題，教育問題，移民問題，這在交通便利之後，自然都可以迎刃而解。而在這巨大的鐵路建築之中，以及鐵路完工後在新疆交通上所引起的革命，這必然要推動新疆經濟產業的發展，而所謂整個西北

◆ 中日外交新動向

最近時時傳來一些消息，暗示中日外交路線即行將發生某種改變。中國方面所希望的改變是日本軍人放棄其對中國積極進攻的策略，從平等互惠的原則上開始建立中日提携親善的根基。中國朝野上下都相信，只要日本認明了武裝進攻中國是錯誤的，並表示永不重蹈這種錯誤，則年來中國民衆的憤激情緒當可漸漸平息，而後中日之間始有常軌的外交關係可言。這是中國方面對於中日外交新動向所懷抱的希望。在日本一方面，它希望這種改變的提議與實行概由中國方面首先發動。它最不願見中國以國際均勢爲護身符，它以爲過去將近二年之中日實力對比，已將中國的柔弱無力充分暴露，中國民衆應當承認日本在遠東的霸權，應當完全拋棄繼續掙扎的意向。塘沽協定給與中國人保全華北半壁的便宜，中國民衆爲表示謝意起見似乎

的開發都可以逐漸實現。鐵路建築的自身，雖然並不是對於一切其他問題的努力，可是，它對於其他一切問題的解決，都有非常切實非常具體的便利。

以羅文幹氏的才識，當然可以看出這一點的。我們希望他認清這種前途實現之可能，希望他不因遭遇困難而消極，同時，我們也希望全國民衆對於西北問題都還要與以更大的注意，幫助羅文幹氏，努力實現此全國當前之最重要的政治任務。

學 康

應該自動步上直接交涉的途徑，索性簽字於割讓東三省及熱河的條約。這是日本軍人及多數國民對於中日外交新動向所懷抱的希望。我們看出中日兩國的希望恰恰相反，中國不能簽署割讓東三省及熱河的條約猶之乎日本人不肯以平等互惠之原則待遇中國人。日本人到底逞強，中國人到底不服。這在目前原是一個無法打開的僵局。所以自中日外交將有轉機的傳說廣播以後，有人以爲這完全是謠言，即便有着幾分真實，也只能代表現在兩國人士有的正作改善中日關係的努力，並且這種努力最後不能不歸於失敗。我們在本文內所要討論的就是這中日外交能否漸有轉機的問題，也附帶說明在今後可能的急劇變化中，我們的正確立場是什麼。

要想解答中日外交能否漸有轉機一個問題，我們首應認明

：在今後，像在過去一樣，中國處於被動的地位。無故簽署割讓條約，這是中國可以自動去作的唯一的事件，但是這件事中國不能自動地去作。除此以外，中日交涉過程中如有任何重大的轉變，那不能不是日本軍人及外交家努力的結果。

很明顯的，日本今日深切感覺到推動中日外交入於一新階段的必要。它以往在中國領土內所得之勝利都是軍事的，並且雖在塘沽協定簽字以後，日本在中國境內的勝利仍以較優越的武裝力量為之保障。我們可以這樣說：日本在軍事方面愈多所得，則在國際政治與法律方面愈多所失，兩方面的得失恰成反比例。軍事方面愈強，國際政治法律方面愈弱，這有已往的事實可以覆按。日本從發動滿吉事變的一天起，開始向全世界挑戰，此後武裝佔領的範圍擴大一分，即全世界對日的反感濃厚一分。日本沿循其侵略國策猛進不已，全世界各國的反感激增累進，以至先後決定對日疏遠，遂形成日本今日之國際孤立的地位。本年二月廿四日國聯通過十九國委員會報告書，那是全世界公然顯示其對日反感的一天。日本當然可以自覺有所恃而無恐，但是這種感覺並不能改變其國際孤立之形勢。本年五月三十一日塘沽協定正式成立，日本軍事的勝利更進一步，同時它陷入國際孤立的深淵也更深一層。人類有着一種公正的情緒 (sense of justice)，一切傷害這種情緒的行動，不免要惹起強調反感；如果在公正情緒遭受傷害而外，復覺察本身利益之所在直接間接遇到迫害，那麼所蘊藏的反感很容易變成憤怒或懲罰

之企圖。我們相信：日本強迫中國出於塘沽協定之屈服，非僅傷害了全世界的公正的情緒，但又迫脅着歐美數強國在這東的利益。至去年十二月猶欲對日本之侵略行為加以曲諒的英法兩國，在塘沽協定簽字以後也不禁對日本側目而視。塘沽協定之訂立，為日本二年以來的軍事勝利結一筆總賬，也為日本之國際孤立形勢結一筆總賬，這是非常顯然的。塘沽協定雖使中國政府及人民暫時放棄以武力收復失地的意向，但是並不代表中國在政治上的降服，或在法律上的退讓。日本在這種形勢之下，當然感覺到深刻的苦悶，它的政府與人民一樣號召「非常時」以自警惕，這也就是為讚武主義所累，弄得騎虎難下了。

日本怎樣能够打破當前的困難局面呢？東三省與熱河業經拿到自己的衣袋裏，對於由此引起的國際惡劣形勢如何設法使之改善呢？這裏有兩條徑路。一條是依賴腕力到底，將以往屢對中國表示的「斷然措置」「重大決意」等一樣對英美俄法諸國表示。它可以逐步實施它的亞洲門羅主義，將西方人從東亞趕出去。西方人離開東亞的一天就是中國民族將全部領土雙手貢獻於日本的一天，至於東三省與熱河之何所歸屬，自然不再發生任何疑問。這個路線，確乎包藏很大的危險，執行這個路線時不得不有「化全國為焦土」之決心；但是日本在簽署塘沽協定的前後正是執行着這個路線。它向中國說：「我們隨時準備和你們再以武力相見，」它向全世界說：「凡要來干涉遠東事件的，須先準備和我們作戰。」它以為中國到底不甘降服，

只是因爲歐美列強不肯放棄其援助中國之政策。它甚至相信：但得美俄兩國顯明表示決不過問遠東大局之演變，則中國可以立刻唯日本之命是聽。日本執行這個路線，一方面爲着禁止列強積極干涉遠東問題，又一方面爲着提前中國對日之政治上法律上的讓步。日本愈對列強表示強硬態度，中國即愈感覺對日抗爭沒有勝利的希望，這是於日本有益的。正是由於要實現這種優勢，日本才毅然決然退出國際聯盟。

但是這個路線的執行至於今日並沒有很多的成功。日本似乎缺少真個趕走西方人的勇氣。歐美列強也深悉個中情形。答覆日本之亞洲門羅主義的，有英國對日之更尖銳的商業競爭，有美國對日之更尖銳的海軍軍備競爭。蘇俄一方面以中東路出賣交涉敷衍日本，一方面鄭重聲明蘇俄政府及人民有以武力維持本國領土之充分準備。法國也在日本高唱亞洲門羅主義與高采烈的時際悄悄佔據了安南東方之珊瑚九島，且擬在島上建設海軍根據地。像這樣，列強雖未明白宣佈否認日本的亞洲門羅主義，然已充分表示決不爲恫嚇的言詞所屈服。同樣，中國只承認本身在軍事上非日本之敵手，南京政府的領袖屢次聲明塘沽協定僅有軍事的意義，具有政治意義的割讓條約，南京政府斷不簽字於其上，雖因此遭遇任何犧牲皆所不惜。最爲日本所嫉視的是美國肯借與中國大批款項，國聯肯擴大對華技術合作，這兩樁事實都暗示歐美列強有援助中國的決心。

日本既看出這個路線遇着重大障礙，它才要嘗試第二個路

北方 公 論 中日外交新動向

線。中日外交之新動向，即由日本執行第二個路線的努力而產生。第二個路線大概是這樣：日本派遣外交要員來中國向中央及地方當局遊說，先用同文同種的話頭，打動中國軍政領袖的感情，然後說明日本的力量本可以征服全中國，但是日本不願過爲已甚，塘沽協定之締結正所以留下兩國人民重復相見的餘地。「滿洲國」之成立已爲既成事實，日本不能加以改變而無損於日本之尊嚴。你們的力量不足以進行復地工作，那麼莫若坦率承認「滿洲國」。中國早日承認「滿洲國」，不失爲對於日本之一種友誼表示，日本當給與你們許多利益以爲交換。讓我們訂結防守同盟的條約，互保現有領土之完整，中國即不難在歐美人面前一躍而處於強國的地位。這一類的說詞什九要爲日人所採用，並且不能謂爲絕對沒有說服的效力。中國輿論界現在有一個相當普遍的見解，以爲中國國難兩年以來日趨嚴重，多半由於中國當局沒有外交定見，一誤於不抵抗，再誤於不交涉；向使不過於重視國聯及美國的協助，則東北領土未必至於全部淪喪。以塘沽協定與幣原五項基本原則相比，應當有「既有今日，悔不當初」的慘痛感覺。假如輿論界的這種見解，取得若干中國軍政領袖的同情，日本代表的恭詞便有幾分重量了，因爲這些領袖或者相信：中國如欲避免今後繼續對日抗爭所將遭遇的損失，並補救過去兩年中的若干錯誤，現在有了不可輕易錯過的機會。

中國最希望的是日本放棄其武力進攻中國之策略，能以平

等互惠的原則待遇中國民族。日本執行第二個對中國之外交路線的時候，當然要對這種希望給出許多應許，但以中國承認「滿洲國」為其交換條件。而中國明白承認「滿洲國」等於中國在政治上法律上的屈服，這又正是日本所希望的。中國與日本的根本利害衝突在日本第二個路線的執行中得到調和妥協的可能。這一點告訴我們中日外交關係是可以漸有轉機的。

根據中國民族國家的實際利益，中國應當接受日本的第二個對中國之外交路線麼？對於這個問題我們願作以下的回答：中國現在所最需要的是培養自己的實力保自己的生存。就培養實力而言，改善對日的關係或否，不是一個重要問題。對日關

係恢復戰前狀態，東北四省並不能恢復戰前狀態。中國明白承認「滿洲國」，安撫了敵人，得罪了友人。或者敵人得到安撫之後，我們可以有更多的從容布置的時間，但是國家內部是否不至因此掀起與察哈爾事變類似的政潮，我們在今日完全不能預斷。而且中國依入日本的懷抱，適能增加歐美列強對於日本的敵視，或竟提前遠東以至世界第二次大戰之爆發；在遠東或世界第二次大戰中，中國絕不能立於最兇險的漩渦以外。遠東中日糾紛只有在遠東或世界戰爭中能以最最後的解決，這一點我們可以斷言。

流亡之聲

董博仁

(一) 畢竟不如朝鮮人！

在一群流亡的東北人當中，目前正在流行着這樣一句話：「回關外受氣，在關裏也未見得不受氣！」這話乍一聽來，我們未嘗沒有些莫明其妙之感。從這樣難以理解的話裏面，自然充分表現出流亡的東北人是滿腹牢騷，一腔辛酸。彷彿流亡國內各地所感受的苦痛，又絕不止於無衣無食，或無人予以熱情的慰

藉與援助；而適得其反地不知博得多少冷嘲與熱諷，在久經創傷的生命上不知平空填了多少到死難忘的刺激。這自然又不如流亡在海島似或沙漠似的地帶，因為不惟沒有溫和，沒有同情，而直是在萬分冷酷中透出多少悽悽的意味。這儼然是在一個牢獄中過活着，不過看守的人特別衆多罷了。政府或法律雖然並沒有認定個個流亡的東北人都是囚犯，但在實際上絕沒有半點保障；而在國

人的眼中早已目他們為有國而無國，有家而無家的一種人，這都是不容掩飾的顯明事實。我們有時聽到非東北人對東北人作這樣的批判：「這一群亡國奴，連朝鮮人都不如！」並且國人對於東北人的顏色是充分具有此種意味。在流亡的東北人對於諸如此類的話，似又不容否認或辯正，事實上是一群亡國奴，事實上是真不如朝鮮人！我們只用着從一件極小的事實來證明這話的地道而確切。朝鮮人在北平邊錢租房子總不至有什麼困難；然而流亡的東北人却多有感於

租房子的不容易，即便有錢，那房主們也不願意租與，這是市面上極普通的一件事實。這種事實不僅顯示出東北人在流亡中忍受困苦，更代表東北人爲了貧困而勢須在國人面前低下頭去。人格遭受侮辱的苦痛常有甚於生活窘困的苦痛！這自然是在「你們是亡國奴，連朝鮮人都不如」的說辭中已經估定了東北人的價格與地位。這個同別的比這個更大的東北人不能不生下下列的感想：今日遭受任何不公道的待遇，原是必然而且當然，也是命該如此。流亡在關內的東北人實實在在地連朝鮮人都不如；那在日本帝國主義者直接統治下的東北人民，自然更不及老亡國奴的朝鮮人了！然而這種見地似乎只有我們的國人認識得特別清楚！

(二)這是一個象徵

彷彿是在今年春季，長城各口激戰最烈的時候，前方戰事雖然吃緊，而並沒到兵臨城下的危急狀態，後方的秩序

，市民的活動，都和昇平時代照常無異。在一輛電車裏有這樣一個見聞：踉蹌地走上了一位遍體傷痕的戰士，滿身是藥物氣味，藥布包在各個受傷部位，他的左手已經炸得沒有了，左臂用藥布裹着搭在胸前。不曉得是那隻腿也必然負着重傷，從他站在那裏的姿態可以看得分明。一身破舊而沾了無數血跡的軍衣，襯托着那副慘白愁苦而透着幾許英氣的面孔，右手托着一個藥瓶，在車中站着的人群裏擠着。幸而是人擠得密密地，雖然是沒有手把住抓手，雖然是動搖得非常厲害，他也沒有倒在地下。然而他爲了腿傷實在是太吃勁了，不僅他站立的姿態越來越縮，又同時不禁呻吟叫苦，那各個部位的創傷痛得他不能再忍耐下去。這時候，電車是勇猛地無情地跑得異常迅速，坐車的老爺先生，小姐，太太們看到這個傷兵的受罪的身軀與模樣，聽到慘痛的呻吟與司機腳鈴的聲音的調協，彷彿神怡耳悅般沒有異樣的感覺，在種種不同的表情中去分析，

或多有在討厭這一個「太不成樣」的傷兵。擠在那裏的傷兵實在支持不住了，他那面色益發顯得慘白，呻吟的音調益發來得悽惻。這時候，在很遠的一個座次中站起了一位乘客，擠到他的面前極懇摯地向他來打招呼，把他摻扶到座次。這傷兵得了一個座位之後，傷痛立刻止了一半，喘喘氣，點點頭，表示出無限的謝意。這時才睜眼看這位讓坐的人，原來也是一位着破舊而沾了無數血跡的軍衣的人，面部的傷痕依然存在，他這才知道他們倆同是兵，同是傷兵。他們倆繼續談起話來，那全是關於戰場的一切，結果說到他們全是流亡的東北人的時候，便顯出楚囚對泣的模樣。全體的乘客看着這兩個傷兵的種種表情，倒像賞鑒一幕滑稽劇了，似乎這其間有着很多的趣味。我自然是擠在站立的人群中的一個，從這個印像生了幾多無名之感。我深信這是階級的同情！一個傷兵擠在人群中所感覺的創傷的痛楚與無人憐憫的悲哀，在一般老爺，先生，小姐

，太太，決不會體貼得到半點。惟有那另一個曾經或正在感到創痛與無人憐憫的悲哀的傷兵，才會深切地懷有同情，於萬分懇摯中予以慰藉。而在他們談到「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時候，那創痛與無人憐憫的悲哀，自然是倍於平昔而禁不住要落淚！這是一個過去的故事，並且是日常見聞中不值得納罕的一個平凡故事，迄今仍然在我的腦筋中存留着深刻而不能磨滅的印象。在目前看到一群

弟兄

「從此家裏買東西都歸老二管了；錢財事情不讓我沾手；還不是同送我的命一樣麼？」郭南一人在屋中想到這裏，似有多少痛恨湧上心頭，「父親只說老二的好處，却看不見我賣的力氣，天下那有比這個更不平的事？與其留在家裏受這種醜觀，還不如去作亡國奴快活哩！」

「軋——軋——軋！」突然一陣房後經過的車聲，打破了室內的沉寂，並且堅強了

「連朝鮮人都不如」的東北人，流亡在國內各地的情景，與擠在電車裏的傷兵又有何異？創痛與無人憐憫的悲哀是絕無二致的。然而那另一個傷兵的讓座的慰藉與同情，却是在這一個更大的電車中萬難找到呢！流亡的東北人根本就沒有得到一個座次，他們又憑什麼來慰藉自己？只有撫着那創痛，忍着那悲哀，混下去，混下去！

苗志周

郭南的意志——決隨今日最末次的客車投入偽軍去。

郭北是郭南的弟弟，自從他的哥哥私自出走後，他獨攬家政，却弄得一天比一天窮困起來。他不但糾正自己過去的錯誤，反遷怒在他的哥哥身上。於是在憤怒之下亦慷慨從軍，他所投的却是國軍。

「我們國軍誰不知道這次戰爭是為國為民？太陽帝國主義固然要打倒，而

中國人叛作偽軍更應該除盡，遇見洋人自然要打他落花流水，若遇見偽軍非把他個個打死是誓不回頭，最好捉他幾個活的，留着慢慢拷問他。一面用我的皮帶，不，至少要用皮鞭子打着他，一面再問他敢不敢不？……那時我們才解恨哩！」的確，國軍人人都是這樣想，而且人人斷定自己這種思想是沒有什麼不對的。

可是偽軍方面的人，也有一種心理：「我們既作了亡國奴，只得在亡國奴的路上謀發展，發展的捷徑唯有得洋上司的歡心，稱上司？還怕不恰當，稱主公或祖公似乎較好些，就算祖公吧，然而祖公又是多疑的一種人，我若不真正賣點死力氣，他如何能够相信我？不錯，我想要盡忠盡孝，那只有去殺國對付中國人了。無毒不丈夫，什麼法子是最凶最恨呢？……總之，對華軍見一個殺一個，見兩個殺一雙，遇有受傷的應當再賞他幾刺刀，時間若寬裕，不妨學西醫的割解法，順便取出他們幾條

國軍蕭伯深以未能久留東京，看見中
 國軍隊出現於東京以前，長生就或
 本，什麼不自然，軍隊在東京，看見中
 聽，然，而，軍隊在東京，看見中
 太，然，而，軍隊在東京，看見中
 一，然，而，軍隊在東京，看見中
 懷，然，而，軍隊在東京，看見中

相排但論其仇殺，有的終是……
 之，父，循，環，報，復，不，亦，出，其，殺，人……
 秩，序，破，壞，我，們，報，復，不，亦，出，其，殺，人……
 存，律，誰，決，不，要，用，自，己，的，手，去，殺，人……
 法，律，誰，決，不，要，用，自，己，的，手，去，殺，人……
 法，律，誰，決，不，要，用，自，己，的，手，去，殺，人……
 法，律，誰，決，不，要，用，自，己，的，手，去，殺，人……

高潮了，婦女們，在東京，看見中
 兒女們，在東京，看見中
 有，在東京，看見中
 接，在東京，看見中
 事，在東京，看見中
 一，在東京，看見中

中，下，日，本，武，器，在，克，多，對，三，戰，艦，機，這，番，數，目，到，數，百，多，包，括……
 或，者，一，對，日，本，武，器，在，克，多，對，三，戰，艦，機，這，番，數，目，到，數，百，多，包，括……
 須，比，日，本，武，器，在，克，多，對，三，戰，艦，機，這，番，數，目，到，數，百，多，包，括……
 現，比，日，本，武，器，在，克，多，對，三，戰，艦，機，這，番，數，目，到，數，百，多，包，括……
 對，日，本，武，器，在，克，多，對，三，戰，艦，機，這，番，數，目，到，數，百，多，包，括……
 對，日，本，武，器，在，克，多，對，三，戰，艦，機，這，番，數，目，到，數，百，多，包，括……

裏，處，境，的，女，兒，們，在，克，多，對，三，戰，艦，機，這，番，數，目，到，數，百，多，包，括……
 處，境，的，女，兒，們，在，克，多，對，三，戰，艦，機，這，番，數，目，到，數，百，多，包，括……
 處，境，的，女，兒，們，在，克，多，對，三，戰，艦，機，這，番，數，目，到，數，百，多，包，括……
 處，境，的，女，兒，們，在，克，多，對，三，戰，艦，機，這，番，數，目，到，數，百，多，包，括……
 處，境，的，女，兒，們，在，克，多，對，三，戰，艦，機，這，番，數，目，到，數，百，多，包，括……
 處，境，的，女，兒，們，在，克，多，對，三，戰，艦，機，這，番，數，目，到，數，百，多，包，括……

封，建，的，兒，女，們，在，克，多，對，三，戰，艦，機，這，番，數，目，到，數，百，多，包，括……
 封，建，的，兒，女，們，在，克，多，對，三，戰，艦，機，這，番，數，目，到，數，百，多，包，括……
 封，建，的，兒，女，們，在，克，多，對，三，戰，艦，機，這，番，數，目，到，數，百，多，包，括……
 封，建，的，兒，女，們，在，克，多，對，三，戰，艦，機，這，番，數，目，到，數，百，多，包，括……
 封，建，的，兒，女，們，在，克，多，對，三，戰，艦，機，這，番，數，目，到，數，百，多，包，括……
 封，建，的，兒，女，們，在，克，多，對，三，戰，艦，機，這，番，數，目，到，數，百，多，包，括……